

深度 异乡人

异乡人——大周:我和最好的哥们儿,见证了 彼此爱情的从生到死

他一遍遍讲着和恋人分开的故事,夜夜酗酒,嚎啕大哭。与此同时,我和新婚妻子开始商量离婚的事情,我想要孤注一掷,决定离开。

特约撰稿人 大周 发自北京 | 2017-09-29



我们在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夜市上撸串儿喝啤酒,偌大的广场上挤着四、五十家小摊位。那是一个江湖气很浓的地方,但巴爷觉得这才是两个爷们儿喝酒抽烟、谈宇宙人生的地方。图:Tsengly/端传媒

办完离婚手续后, 我去找巴爷喝酒。

那天我们喝得特别多,特别难受,但就是不想睡,不停地抽烟,又开了两罐啤酒抿著喝。 他说他最难受的时候就听一首歌——陈升和左小祖咒的《爱情的枪》:借我那把枪吧/你 说你用不上那玩意去杀谁/莫非有人把情爱都已看厌/借我那把枪吧/或者借我五毛钱/ 我要搭上北方的快车头也不回/杀了诚实吧/或者杀了爱情吧……

我们四仰八叉地瘫在他家沙发上,单曲循环,一遍又一遍。我跟巴爷说我想要自杀,他特别严肃地和我说,"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没了,我想像不到我要怎么接受"。

巴爷忘了以前他还说过,如果有一天我走到马路上让车撞死了,他会养我爸妈。

巴爷喜欢不羁,但他有稳定工作,下班回家吃毛豆、喝啤酒看球

整个高中阶段我就巴爷这么一个朋友。那时我俩总是在教室外面罚站,一块儿翘课,吃早饭、打游戏。

我们读的是市重点高中,学校天天只盯着成绩。班主任是个教数学的中年女人,在这个北方沿海城市非常有名,还拿过什么全国优秀班主任。她个子很矮,特别能打扮,每次给你批改作业拿回来都会发现本上一层粉饼的渣。和她关系好的只有两种学生,一种是家里有些权和钱的,一种是成绩好能给她带来业绩的。

我和巴爷都很讨厌她。每次考数学, 就算是会做的题我俩也不写, 因为不想让她拿奖金。

现在回想起来,那时我俩最相通的地方就是觉得身边的人都是傻子。高中三年,我们都比较孤独,不太能适应周围环境,又恰好赶上这辈子最叛逆的时候,觉得相通的人只有彼此。

我们的共同爱好是去音像店听歌或者去游戏厅打实况足球。每周末我俩都会找一个地方,一起听一档音乐广播节目,介绍西方摇滚乐的。

巴爷听歌一直走在我前面。我曾问他有没有一张专辑可以常年无限循环,他就给我推荐了Beatles的《1》,红色封皮,中间用黄色写著数字1。我当时对六十年代的音乐不太能接受,纯属附庸风雅,硬著头皮听。后来就觉得很好听,直到现在都觉得。

我还记得我们一起在游戏厅老板的VCD上看"魔岩三杰"的红磡演唱会,当时觉得非常兴奋,他说他将来想做音乐。

高考时我报考了西部一所A类院校,我们沿海城市的人不愿意去西边,我觉得名额会相对宽松一点。巴爷则决定留在本地。他们家不支持他去外地上学,巴爷自己也不想去,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在那么大的时候就有照顾家庭的责任感。

后来高考分数出来, 我们俩分数一模一样。

大学毕业后我回家乡工作,三年后决定去美国读研。巴爷说挺好的,你适合出去,最好去了就别回国了。在美国有时会特别想家,我就在QQ上和巴爷聊天,说我想吃涮锅、大饼,他说回来吃呀,这是你骨子里的东西,你戒不掉的。

巴爷没去做音乐。大学时他学过一段时间吉他,还在校园迎新晚会上担任过节奏吉他。巴 爷给我看他们表演的视频,挺得意的,我却不以为然。他学音乐的高光时刻是给我秀了一 段《加州旅店》的前奏。这就是全部了。

巴爷喜欢不羁的生活,但自己并不会这么过。他在事业单位有份稳定工作,月入小两万,在我们这个城市活得不算差。巴爷喜欢下班回家后,瘫在沙发上吃毛豆、喝啤酒看球的生活;他向往的爱情是给媳妇拍一沓钱,说:媳妇儿,花去!

我觉得巴爷骨子里是个求稳不求变的人。巴爷不同意,他说我家庭条件不像你那么好,我得照顾家人。可很多家庭不好的人也过得像我这样啊。

25岁时, 巴爷决定谈恋爱, 理由是二十多岁的人就该谈恋爱。他和一个胖乎乎、挺可爱的女孩在一起了。俩人也没觉得相互多喜欢, 就平平淡淡的。我以为巴爷会平稳地走进家庭和婚姻生活, 直到他遇到另外一个姑娘。

我羡慕巴爷, 我觉得爱情是非常稀缺的东西, 凭什么让我碰上?

冬天时我从美国回来了一趟,和巴爷吃涮肉。巴爷谈起一个新认识的漂亮姑娘,还给我看了照片。巴爷和姑娘好上了,我们开了一些猥琐的玩笑,我以为他是玩一玩。

当时他和姑娘各自都有谈婚论嫁的伴侣,那个姑娘和她男友家庭条件都非常好,巴爷和他女友家庭条件都挺一般的。

夏天我再回来时,巴爷又讲起那个姑娘。他非常兴奋,除了以前谈音乐,我很少见他这么兴奋过。在接下来的一年里,他不停地给我讲他们相处的故事,讲他们在短租房里一起烧饭吃,那让他有家的感觉。

我意识到巴爷并不是玩玩而已,他希望跟这个姑娘天长地久。他已经想好了怎么跟他的未婚妻说分手、怎么跟家里人交代,只要那个姑娘走出第一步,他就会紧跟著迈出一步。

以我对巴爷的了解,他能计划到这一步,那这个感情对他来讲已经非常重要了。我说如果你觉得是非常真挚的东西,就应该不计后果地去做,凭什么要人家给你一个保证,你才肯去付出?

巴爷和姑娘纠结谁先迈出第一步,僵持不下。有天巴爷从短租房里醒来,发现姑娘不在了。不知道为什么,他突然觉得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,便发疯一样给姑娘打电话、发微信,没有回音。

巴爷和姑娘再也没有见过面。



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哭。摄:Liu Jin/AFP/Getty Images

那时我刚从美国毕业回国,约巴爷吃饭,我们在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夜市上撸串儿喝啤酒。 偌大的广场上挤着四、五十家小摊位。白酒是假的、两块钱一瓶的雪花啤酒也是假的,更不要说一块钱一串的羊肉串到底是什么肉了。那是一个江湖气很浓的地方,挤满穿著艳色 丝袜的粗腿洗脚妹和胳膊上都是针眼儿的小混混。

但巴爷喜欢,他觉得这才是两个爷们儿喝酒抽烟、谈宇宙人生的地方。我们每次都在那儿聚会。

那天晚上巴爷一遍遍地讲他和姑娘最后分开的故事,后来喝多了就给姑娘打电话。他不停地叫姑娘的名字,说钱不是问题钱不是问题,一边说一边嚎啕大哭,卖烤串儿的老板娘都看傻了。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哭。

巴爷哭着哭着又讲到了我,他对姑娘说,大周是我最好的哥们儿,今天我们喝完了,他走到马路上让大卡车撞死,我会养他爸妈。

那段时间巴爷状态非常差,夜夜酗酒。他每天临睡前会给自己倒一大杯威士忌,一口闷下,然后躺倒,整个胸膛都像着了火一般。

坦白讲我曾经对巴爷和姑娘的感情有一点羡慕。那时我有一个分分合合多年的女友,也有过很多感情经历和艳遇,但没有一次像巴爷这样。我觉得爱情是个非常稀缺的东西,凭什么让我碰上?

我爸妈经常催我结婚,说要享受天伦之乐。他们每天在我身上加一根稻草,每天加一根,直到有一天我觉得扛不住了,我和当时的女友结婚了。

现在回想起来,我看巴爷是不准的,我从没想到巴爷的感情会发展到后来这个样子。但巴爷看我是准的,他说你永远不可能走进婚姻生活,你不是那种人。

果然, 结婚一个月我就想离婚了。

我孤注一掷, 他总会计算成本和代价, 这是我和巴爷最大的区别

我和妻子开始商量离婚的事情。与此同时,巴爷结婚了,和他一直以来的那个女友。但我知道巴爷心里一直没缓过劲儿来。

我又一次申请到海外留学, 在那里认识了一个中国姑娘。

我对她的第一印象是——这个姑娘脸好臭啊。从小到大我一直不太合群,常被认为是一个脸特别臭或特别冷的人。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去注意这个姑娘,渐渐觉得她是漂亮的。

春假时,我们一群中国学生一起出去度假。晚上,她约我去海边走走,我们走了很久很久,最后坐在两块礁石上。海面上偶尔卷起泛著亮光的小浪花,我想起白天看到的海,从近处的浅蓝次第变成远处的深蓝,就在这时,我忽然想起姑娘的眼睑。

她的两个眼睑下面分别有一块半圆形的深蓝色胎记——就像眼前的海。那一刻我觉得她特别美。

后来我们两个就在一起了,我感到矛盾、高兴又紧张。我还没彻底离婚,有感情"历史"没有澄清,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当时是不是认真的。

有天晚上她问起我的感情经历,我只说比较丰富,她非常不高兴,从我的公寓离开了。那 天下著小雨,我坐在公寓门口的台阶上哭,觉得怎么会这样?刚认识的一个姑娘,就好像 不能没有这个人似的。

我打电话给巴爷,说我傻逼了,我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。巴爷说,好好享受恋爱的感觉。从那一刻开始,到后来我们恋爱的每一天,我觉得自己一直处在一个失控的状态,各种矛盾、恐惧,就会隔三差五找巴爷聊天。

有一天姑娘问我你爱我么?回答"我爱你"的那一刻,我想起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里托马斯对特蕾莎的爱情隐喻,特蕾莎是被放在篮子里顺流而下的弃婴,而我和托马斯一样,除了抱起篮子别无选择。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。

后来我和姑娘双双来到北京。有很长一段时间,巴爷都在劝我回归正常日子,劝我及时止损。这是我和巴爷最大的区别,我选择孤注一掷,他总会计算成本和代价,这也是为什么我走出了家乡,而他留了下来。我说就是因为你这种功利的想法,你才变成现在这样。当时我沉浸在一种盲目乐观中,觉得我这段感情一定不会走上巴爷的老路。

我和妻子协商离婚。她说你不和姑娘摊牌,我就不离。所有的矛盾都卡在一起,然后同时爆发了。姑娘崩溃了,整个人失联。我则被家乡的亲友钉在了"渣男"的耻辱柱上,爸妈问我是不是疯了,朋友们都站在了前妻那一边,除了巴爷。

我没有其他出路了。我不能回到婚姻生活中,我很确定我爱这个姑娘。我把一切都留给了前妻,包括几百万的房产和现金。

净身出户的我跑去找巴爷、我们听了一晚上《爱情的枪》。

接下来的一年多,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的,我在和姑娘的分分合合中惶惶不可终日。有天巴爷突然和我说,你再这样下去会落得众叛亲离,连我都不理你。这是他对我说过最重的一句话。

去年冬天, 姑娘和我彻底分手了。巴爷说, 分了好, 你不分我都得劝你分了, 这个东西太 消耗人了。

我开始整宿抽烟喝酒,每天都有自杀的念头。我和巴爷谈到死亡,他特别严肃地和我说,虽然咱俩有这么多不同,但从小到大这么一个兄弟,如果有一天突然没了,我想象不到我要怎么接受。他还说他羡慕我——你能做的全做了,没有遗憾了,而我将抱着遗憾走完一生。

今年春节我回到家乡,和巴爷还有几个哥们儿一起去唱**K**。唱了半个小时,其他几个人都找借口提前走了,包厢里只剩下我和巴爷。我们按了静音,一人端著一瓶啤酒聊天。他说他现在觉得好一点儿了,未来的某一天我也会感觉好受点儿的,然后我们一起唱了一遍《爱情的枪》。

异乡人



热门头条

- 1.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《逃犯条例》修订, 创回归后历史新高
- 2. 【持续更新】警方与示威者对峙, 现场暂时平静; 部分示威者称将留守待明早支援
- 3. 烛光集会,李兰菊发言:30年记住所有细节,记住他们生命最后的体温
- 4. 香港反《逃犯条例》修订游行周日举行,高院法官罕有实名参与联署
- 5. "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?"——天安门母亲寻觅三十年
- 6. 从哽咽到谴责, 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
- 7. 李立峰: 逃犯条例修订, 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?
- 8. 零工会神话的"破灭": 从华航到长荣, 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
- 9. 读者来函:望当局能知《逃犯条例》进退——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
- 10. 联署风暴、素人街站、组队游行, 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?

编辑推荐

- 1. 添华夏悫现场重组:第一枚催泪弹发射前后,他们经历了什么?
- 2. 陆委会港澳处长:"杀人案演变成进退失据,港府要负完全责任。"
- 3. 【持续更新】警方与示威者对峙, 现场暂时平静; 部分示威者称将留守待明早支援
- 4. 盾牌、警棍、催泪弹、19岁少年在612现场
- 5. 李立峰: 逃犯条例修订, 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?
- 6. 李峻嵘: 无大台、去中心化和"三罢", 能帮"反送中运动"走多远?
- 7. 核廢何去何從? 瑞典過了47年, 仍在繼續爭論......
- 8. 这些香港老板响应罢市,休息一天

- 9. 香港酝酿前所未有的政治性罢工,老板和打工仔会连成一线吗?
- 10. 法梦: 新西兰上诉庭判决指, 中国有系统性的苛待被告和囚犯情况

延伸阅读

异乡人—杨静:我在香港八年、搬了十次家

在有 Airbnb 之前,我已经养成类似习惯:在本地房屋租赁网站上像看色情片一样看我租不起的单位.....

经典重读: 直观世界, 所以异乡——重读《异乡人》

他一直拒绝让其他东西成为他与世界之间的中介,这一点令他成为现实世界的异乡人。

异乡人——邹思聪:时代剧变了,而我们都要设法活下去

在我们读书那些年,谁会理会罗振宇是谁,马东是谁呢?最受媒体关注、得到追捧的,即便不是许知远这类知识分子,也是许知远当年批判的人,因为"庸众的胜利"而捧起来的韩寒。

异乡人——夏目目: 抱歉, 我要离开香港了

在中产家庭作为(叛逆的)既得利益者长大,我来到香港家具都没买齐,就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社会运动,目 眩神迷。

异乡人——吴月伴: 我住在60呎的香港㓥房, 姐姐却说我过着她想要的生活

我们姐妹一起长大,姐姐去了北京闯荡,失败后回到家乡结婚。我"漂"到了香港,31岁还单身、租房。家人指责我的不婚主义和职业规划,姐姐会站出来挺我。